

# 重慶「放牛班」校長丁星：用藝術滋養農村孩童

## 與留守童相伴 30載 賣房籌錢堅持辦學

重慶長壽區洪湖鎮地處偏遠，寂寂無名，在小鎮的主街上，有一扇長、寬不足3米的大門，望之如農村人家的小院正門，走近時或有琅琅書聲，或有孩童的歌聲，優雅的鋼琴聲，這是丁星創辦的「重慶市長壽洪湖文化藝術學校」。與旁邊的公立小學不同，這所藝術學校80%的學生都是留守兒童，50%的學生因無家長看管而必須住校。丁星校長和幾位老師也一同住在學校裏，與孩子們一同吃、一同睡，生病時互相照顧，有困難一起幫忙。學校最多時有500餘名學生，隨着農村青壯年人口減少，如今只有55名在讀，其中二年級有3名，一年級沒有招生。今年68歲的校長丁星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獨家採訪時表示，只要還有1名孩子，她的學校都會堅持辦學，這是她對「圓滿人生」的註解。辦校30多年來，她一直奔走在鄉間，為留守童推開一扇風景綺麗的窗，把音樂和舞蹈之美傳遞給他們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、張蕊 重慶報道



●小渝(右二)是公認的舞蹈好苗子，丁星希望她能像君君(左一)一樣，也走上專業舞蹈道路。  
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



●丁星在教留守兒童跳舞，她的學生中，有不少人因此走上藝術道路。  
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



### 山村生源銳減 學校入不敷出

今年68歲的丁星本可以過着富足安逸的養老生活——她與丈夫的退休金充裕，獨生女在北京已經成家立業，數次邀請她一起去北京生活。可她的選擇讓許多人連連感嘆「傻」，不僅辦學不賺錢，還倒貼幾十萬。

隨着進城務工的農村年輕人增多，洪湖鎮的小學生愈來愈少。學校最多的時候有500多名學生，現在只剩十分之一。丁星的學校屬於民辦小學，走讀生一學年收取幾百元的餐費，住讀生則每年收取兩千元食宿費。隨着招生人數的減少，學校的經營早已入不敷出。最困難的時候，教師們一個月兩三千的工資也發不出來。

丁星與丈夫商量後，將自己長壽區的一套老房子賣了，換了二十餘萬元，自己和丈夫每月一萬多的退休金也全部放入學校財政。二年級只有3名同學，但是她堅決反對和三年級混合教學，儘管這是很多村小的做法。不僅如此，她要求二年級的班級

必須配備兩名老師，一名教語文、一名教數學，音樂、體育等則由其他老師兼任。

#### 「會堅持到送走最後一個孩子」

當被問及財政狀況時，丁星顯得很淡然：「我已經68了，不在乎把養老錢都投入進來，學校就是我的家。如果以後實在沒錢了，我還可以借親戚、朋友的，等我和丈夫百年後，學校這塊地還能賣點錢，到時候也能還給他們。」丁星隨後又開心地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學校如今已經得到了社會的幫助——孩子們的校服、午餐後的愛心牛奶等都是愛心機構捐贈的，一家遠在美國的企業不久前剛為舞蹈室裝修捐款了1.5萬元人民幣。

「無論如何，我要堅持到送走最後一個孩子。」丁星說，哪怕有一天小學只剩一兩個孩子，她也要帶着他們升國旗、讀書、跳舞，這是她的人生使命。

「同一片大海和天空，同迎着黎明和繁星，同樣的嚮往和憧憬，同圓我們一個夢……」課間操時間，學生們從教室裏魚貫而出，做完廣播體操，丁星帶着大家在院壩上排練《同愛同在》舞蹈。「孩子們，你們太棒了，這個舞蹈，我們今天才排練第二天，就跳得這麼好了！」丁星大聲鼓勵着，問：「孩子們，累不累？」，得到了整齊劃一的答案：「不累！」

#### 藝術培養自信 童年多姿多彩

丁星畢業於師範學院，考取了北京舞蹈學院中國舞考級教師資格證書，成為一名初中音樂教師，不過三十年前的藝術啟蒙教育並不流行，學校安排的音樂課也極少，她發現許多初中的孩子連基本音符都不認識，於是萌發了自己辦一所藝術學校的想法。「讓山區的孩子們從小與藝術結緣，能讓他們更加自信、陽光、快樂。」

很長一段時間，洪湖文化藝術學校的歌舞節目在長壽區遠近聞名，被譽為重慶的「放牛班」。他們登台表演的文藝節目，幾十所學校來學習、效仿。學校的孩子們經常去區裏、市裏參加表演、比賽，還上過重慶春晚。「我們的孩子能歌善舞，只要是長壽區裏的舞蹈比賽，我們一般都能拿一等獎。」丁星指着辦公室貼着的滿牆獎狀說：「有一次我們在重慶參加全市小學生舞蹈比賽，我們得了第六名，孩子們回來都很不服氣，說『丁媽媽我覺得我們能拿第一名！』我認爲，在農村孩子們身上，散發出的這種自信、勇敢、百折不撓的精神是非常寶貴的，相比於一些天天啃書本的童年，他們多姿多彩的藝術童年更有意義。」

#### 戲劇苗子海選 學生脫穎而出

在洪湖藝術學校的校門旁，是一棟老式居民樓，一樓被改造成舞蹈室，二樓和三樓是學生宿舍。舞蹈室今年剛剛翻新，裏面擺放着學校最值錢的樂器——鋼琴。孩子們每每經過，都是小心翼翼的。丁星告訴記者，在今年之前，舞蹈室的地面都不平，但是從這裏走出來了許多藝術苗子。

今年整個暑假，丁星都沉浸在喜悅中，她一手帶大的女孩君君(化名)順利考取了重慶市川劇院。「君君剛來的時候，父母都在外打工，她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孩子，看誰都怯生生的。不過，這孩子眼神清亮、天真可愛，練舞肯吃苦，身材頹長，是個舞蹈的好苗子。」丁星如同照顧自己女兒一樣，幫她洗澡、梳頭，挑選衣服，單獨教她唱歌、跳舞。君君對音樂的節奏感特別強，聽到鋼琴聲會情不自禁地轉圈。

丁星不忍心藝術苗子被埋沒，又聯繫到一位舞蹈老師，每周末去她家裏上課。孩子家裏並不富裕，丁星就用自己的錢給她購買舞蹈服、舞蹈鞋、去城裏的車票……今年春天，重慶市川劇院在全國範圍內招15名初中生，這是十年一次的戲劇苗子海選，丁星帶着君君一路過關斬將，從千人海選到最後的決賽，君君如願以償被錄取了。

說到這裏，丁星校長熱淚盈眶：「被川劇院錄取後，她就走戲劇這條路了，畢業後直接在川劇院工作，是有編制的。她父母都非常窮，如此出身的農村女孩能有這樣好的命運，全靠她對藝術的熱愛和堅持，藝術改變了她的人生。」

小渝今年剛剛上六年級，是一位孤兒，學校就是她的家。與君君一樣，丁星堅信她也是一個舞蹈的好苗子，希望她能衝刺重慶舞蹈學院。丁星也爲她找了一個舞蹈老師，每周末坐四小時的公交車兩點一線來回往返。提到學習費用，丁星顯得不在于：「當然是我來承擔，她沒有父母，是個孤兒，我就是她的媽媽。」



●重慶市長壽洪湖文化藝術學校是丁星創辦的民辦小學，其中80%的學生都是留守兒童。  
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 攝



●課間時間，丁星在學校的院壩中帶領孩子們跳舞。  
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 攝



●簡陋卻整潔的一間女生宿舍。  
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 攝

### 即使從未謀面 也愛着「媽媽」

記者手記 離開洪湖藝術學校返回重慶時，午後陽光明媚、山野風光迤邐。坐在車上，我對同事說，這是最難受的一次採訪經歷——離開學校前，丁星校長說：給孩子們一個擁抱吧，他們大多很久沒抱過媽媽了，其中很多孩子的媽媽應該與我年齡相仿。

我張開手臂，把孩子們抱在懷裏，抱我最緊的女孩是課間操跳舞跳得最賣力的，我記得她，笑起來眼睛彎彎非常漂亮。我輕輕問了一句「很久沒見到媽媽了麼？」她忽然哭了起來，哽咽喊着「媽媽——」隨後抱我更緊了。隔了幾秒，後面的學生們都跟着抽泣起來，也喊着「媽媽」。

丁星校長告訴我，這個女孩從出生就沒有見過媽媽，她媽媽不願意過貧窮的日子，生完孩子後就悄悄逃離了農村，再沒有回來過，爸爸外出打工，也很少回來。「我們學校至少一半以上的留守兒童都是這樣的情況，好一點的還有爺爺奶奶，最可憐的那幾個連爺爺奶奶也不在了，過年

無家可回。」原來比「留守兒童」更不幸的，是「無人留守兒童」。

#### 「他們更需要陪伴和關懷」

可是每一個孩子對媽媽都有着無限的思念，只要有人提到「媽媽」兩個字，留守兒童們就哭成一片。「他們知道，丁媽媽是大家的媽媽，可是孩子們也想像只屬於自己的媽媽。」丁星說，曾經有一位志願者來學校帶孩子們畫畫，結果孩子們每一幅畫都是畫給自己的媽媽，有的孩子給媽媽畫了一對耳環，有的畫了一束鮮花，即使從未謀面，媽媽在他們眼裏也是美麗的、溫柔的，是心裏最愛的。

丁星的女兒數次提出希望父母一同去北京居住、全家團聚，被丁星拒絕了。留守兒童的教育與普通的孩子不同，他們更需要陪伴、更需要關懷，丁星反問我：「我要是離開這所學校，他們連丁媽媽都沒有了，是你，你忍心嗎？」

### 三代人的啟蒙老師 「丁媽媽」守護留守童

三年級的夢辰是一個聰明而調皮的男生，有時在教室做小動作，看到丁星從門口經過就迅速假裝翻看書本，如果被點名批評淘氣，則大眼睛左右轉圈、神色狡黠地笑。夢辰的爸爸、爺爺都是丁星的學生，每次發短信都是一樣的話：「丁老師，夢辰不聽話你就狠狠打！」丁星不會打，但是比任何老師都「兇」，學生犯錯，她罰站、訓斥，毫不留情。

「你們要比其他人更努力，才能擺脫窮的命運！」她苦口婆心地一次次對留守在山區的孩子們說。如今丁星在村裏可謂「桃李滿天下」，醫院的醫生、村上的幹部、菜攤的菜販許許多多都是丁星的學生。「自私一點講，優秀的孩子會離開山村遠走高飛，資質平平的也許會離我近一點，想孩子們的時候都能看到，也很好。」

有一個孩子初中畢業後沒有繼續讀書，在村裏小偷小摸被抓，丁星跑去派出所狠狠地打了他兩巴掌，隨後親自「押」他去職高讀書。提起他，丁

星卻說：「這孩子能幹、重情義，是個好孩子。」在丁星眼裏，孩子們都像她的子女，自己的子女哪有不好的？

#### 傾囊相授薪火傳 舊生返母校執教

今年夏天，一位智商有障礙的女孩畢業，升入區裏公辦初中。丁星一路陪她坐公交車，不停地囑咐：「要經常洗澡、指甲要乾淨、要穿內衣內褲、不要讓男孩子碰你！」她反覆囑咐，至今都頗爲擔心。

丁星與丈夫住在學校，每天晚上，她和生活老師穿梭在學生們的宿舍中——宿舍簡陋但乾淨，在老師們的幫助下，孩子們學會了疊被子、洗鞋子等簡單家務，女孩子要紮辮子、男孩子要常洗澡……在沒有父母的日子裏，這所學校留守兒童的所有生活知識，都是「丁媽媽」教的。

丁星有一位特殊的學生——袁雪菲，她是學校第一屆畢業生，後來考取了北京舞蹈學院中國舞教師資格證，不久前她又回到家鄉，回到母校擔任語文老師和舞蹈老師，留在了「丁媽媽」身邊。

